

第十一篇

乌江，流淌的忧伤

在海拔2260米的贵州威宁山上，一股泉水从石缸洞中滔滔涌出。

泉水穿石而下，翻滚向前，一路纳千溪百水，劈万山重岭。

奔腾、怒吼、咆哮；

回旋、低吟、浩叹。

穿破云乱峰叠的贵州高原，劈开雾浓雨淫的巴渝大地，飞滩走峡，惊涛裂岸，奔流1050公里，陡降2000余米，在海拔136米的涪陵，汇入滚滚长江。

千里乌江，又一条滋润大地，抚育生命的母亲河！

2005年春意盎然的三月，“物质”在狂热生长，它雷霆万钧，威烈浩荡，气吞万里如虎。在它走过的路上，高山腰折、江河寸断、天空色变。

避开雨后春笋般的高楼，踩着早已看不见的纤夫足印，在江边乱石丛中，在山间断肠路上，寻觅千里乌江的文化之魂。

碧绿的江水，映照过亿万年落日朝晖，两岸的土地，积存了百代人的文化历史。寒冽的峡谷边，有过大唐诗人的深沉吟哦；古镇秋月下，曾有放逐词人的独骨喟叹。纤夫的号子、盐工的故事、古镇的老树、墓地的石刻，连同一座座歪斜的寺院古宅，一块块残破的碑碣木雕，组成了千里乌江的文化之魂。

从涪陵溯江而上，追寻那一脉古老的魂韵。

它还在，气若游丝，若隐若现，孤魂野鬼般悬吊在残破的雕花门柱上，游荡在幸存的荒郊墓地里。

匠人艺人们早已乘风归去，诗人词人们亦已作古千年。“香火”不再，“墨宝”尽失，遗址上布满殷红和铜黄的颜色。

惟有从断石残碑上感受数千年文化流光溢彩的精神魅力；惟有从弃楼古宅里感悟曾傲踞东方文明之巅华彩四射的古老传统。

春阳升起来，朝霞里满江是物欲的倒影，波光中不见思想的辉映。缺少了魂灵的物质躯壳，能长久炫耀于天地之间？曾被数千年文明浸润的土地，从此只盛开物欲之花？

抬眼仰望，云端里分明有祖先殷切的呼唤；低头倾听，心灵中依然是匠人悲绝的渴盼。在仰俯的瞬间，数千年往事涌到心头——千里乌江，万倾波涛，狂歌穿云，热血裂岸。

.....

10余天后，我们回到起点，站在高楼威压下的两江交汇处，极目回望——
——孤寒山月下，一江流淌的忧伤.....



一、乌江古镇，“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仅在乌江下游段（思南至涪陵330多公里），就分布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古镇。其中著名的有龚滩古镇、羊角古镇、思渠古镇、洪渡古镇、淇滩古镇、潮砥古镇等。这些古镇，要吗即将被“高峡平湖”彻底埋葬，如龚滩古镇、淇滩古镇等；要吗被“运动风暴”和“经济开发”先后围剿，杀得古韵古香尸骨无存，如羊角古镇、洪渡古镇、郁山古镇等。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被谪贬乌江彭水的北宋词人黄庭坚曾在春色中迎风感怀。

悠悠千年逝去，又是一个春天。从乌江古镇寂寞归来，吟着古人伤春的诗句，写下几行无奈的文字，算是最后的挽歌。

1、龚滩古镇，“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溯乌江向群山深处行，在酉阳西部的边缘，一峭壁的对面，坐落着一个古朴苍寂的小镇——龚滩古镇。



这座在唐代已经建县，明代盛极一时的货物集散地已有1700年历史。它藏匿在渝黔（以前是川黔）交界的大山里，乌江水道是它唯一与外界相连的通道。不过，仅在通往涪陵的188公里航道上，便密布着222道险滩，因此，龚滩与外界联系十分不便。

龚滩前的江中就有长长的险滩，上下船只只得在滩前中转，这就造成了古镇的繁荣。

于是，一条具有川东古朴风情与民族文化的街镇长长地横卧在川黔交界的乌江东岸。

后来，随着对滩石的整治，龚滩航道已经疏通，因滩而兴的古镇沉寂了。

步入这个藏在深闺的古镇，首先入目的是那沿江一字排开的吊脚楼。吊脚楼是由数根圆木支撑的木屋，一半依着岩壁，一半凌空悬吊。这本是川东地区一大特色，但现在只有在

这远离都市的地方，方可一睹旧日“古典贞妇”的芳容。

龚滩的吊脚楼，从南宋一直修到1963年，其中不少已饱经乌江云雨，人世沧桑。凌空望去，那歪歪倒倒连在一起的木楼恰似屹立于乌江峡谷险滩之上的古老群雕。步入那门楣偏斜，房檐低垂的木屋，仿佛觉得整个吊楼弱不禁风。然而，它终于不倒，不少已

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似乎比我们城里有些刚竣工或竣工不久便开裂垮塌的钢筋水泥建筑牢固多了。龚滩的有些吊脚楼还颇含艺术与文化品味，如西望牛郎山的织女楼，数吨重的鸳鸯楼，亭台楼阁式的绣花楼，连绵苍劲的盘龙楼等。其风格之独异，工艺之精良，堪称民居建筑奇葩。



织女楼（林必中摄）

龚滩古镇的另一奇绝是一条青石板路，长达两公里的老街，全由一块块青石铺成。青石年代久远，一年年一代代被赤脚、草鞋、布鞋、胶鞋、皮鞋踏磨得光滑玉润，再加上沿街居民有洒扫路面的优良传统，青石板居然可坐、可行、可卧而无需担忧一身尘土。走在这绝无车马喧嘩的石板路上，沿街的回角飞檐犬牙交错临空扑来，一种悠远古朴的历史回归感和传统文化的浸润感油然而生。不由想起白居易的诗句“人间四月芳飞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在镇上同居民闲聊是一大享受，就像品一杯未受污染的泉水泡出的清茶。顺着青石板老街踱步，似乎随便哪家都可以登堂入室。你若说要进去看看，主人马上笑脸相迎，一条长凳送到面前，没有戒备的日光，也没有冷漠的面孔。告别出门时，主人还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空坐一会（意即没好好招待）。

置身于龚滩古镇，城市里积累的种种“尘埃”不知不觉层层剥落，浮躁的心也舒缓澄静下来。时光仿佛倒退，返回单纯的童年，听老奶奶纺一首悠远宁静的歌谣。

1700多个春秋，她默默在大山里“守节”，在江水边自悯。千百年来，垂顾她的，唯有伫足的船工纤夫，过往的白云苍烟。

时光到了20世纪末，住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中有些烦闷的城里人，到乡间野外踏青散心——

——哇，那儿有个古镇！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于是，画家摄影家来了，诗人墨客来了，红男绿女也来了。摄她的玉肌胴体，掘她的文化内涵，品她的古朴清香。

1700年的古镇转眼间香飘万里，尤如



龚滩老街

一炮走红的幸运歌星。

可惜，“蜜月”尚未度完，“葬礼”已在筹办。下游几十公里处，那个气势恢宏的水电站正在高歌猛进。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水葬”将至！

重庆市考古队副队长林必忠很痛心地说：“整个龚滩古镇都属淹没区，大量的清代古建筑将被淹没，包括重要的建筑西秦会馆、川主庙、董家祠堂、三抚庙、冉家院子、周家院子、杨家行等。”



龚滩老戏楼（熊力摄）

我在优雅而宁静的小院里久久不愿离去，坐在俯望江水的石栏前觉得心十分安宁。

可是，小院的主人们一个个失魂落魄，这是他们祖传千百年的家院。他们声声叹气，向我述说他们的不舍、不安与不满。



这是他们祖传千百年的家院

可是，不舍也罢，恨怨也罢，你纵然有千年历史，在“国家机器”面前只有整体玉碎。

“小芳”，你只有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经济发展”献身了。

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有匆匆赶来的众多镜头，留下了她“水葬”前的最后容颜。

离开时，我频频回首，知道不会再见到她了，心中，是南唐后主的感伤：“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2，淇滩古镇，“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从网上（2004年8月）得知，贵州沿河县淇滩古镇发现一个保存完整风格独特的四合院建筑群，这一建筑群修建于清代道光年间。

到了沿河县，赶紧打听淇滩古镇，得知它距县城十多公里。

我当即前往。

汽车驶过横跨乌江的一座大桥，拐上一条破烂不堪的沿江土路。刚下了一场大雨，车在坑坑洼洼中蹦跳，把污泥和浊水溅向雨后江边清新的天空。

插入一条更窄更烂的小路，斜刺下去，远远便见一群层叠的老宅。

它依山临水，静静躺卧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中，陈旧的黑青色房屋，杂乱斑驳的街



即将被淹没的淇滩古镇

巷，展示出它的古老与破败。很吸引眼目的是几处大院，高高的封火墙，飞檐翘角，古色古香。

来前曾读到介绍，说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镇保存了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民族特色浓郁，文化底蕴深厚，其建筑风格、建筑工艺集乌江土家族文化特有的精华。如今，古镇建筑仍保存完好，成为千里“乌江画廊”上独特的风景。还有，淇滩自古就是沿河南部片区以及毗邻县的水陆交通要道和货物商运的集散地，有“江面上船只如梭，商贾集市繁荣”之说。

可是，现在它已经风光不在。一位叫崔照丰的72岁老人，指着一条冷寂的通往河滩的石板路说：“当年，这儿热闹得很，是方圆百里著名的水码头，盐巴、桐油、集市、商贸，兴旺得很……”

既然是商贸集散地，水运大码头，便一定要生出些富裕人家；生出了富裕人家，便一定要修高宅大院；修起高宅大院，便要请匠人雕刻些文化艺术。在古镇里，一座富家古宅，便是一段历史，一件手工艺术。

崔照丰老人为我指点了四座古宅。

杨光宝的旧居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当地人叫“桶子”），百年风雨如晦，新旧社会变迁，它竟然



残存的大院



破败的院落

还保存完好，尤其是木窗上的雕刻，倒悬的蝙蝠，盛开的花果，一个个生动而完整。

建于18世纪中叶的张布月的旧宅（张家桶子），也是如此，虽然朱颜已改，但雕梁画栋尤在。

崔照丰老人说，古宅中最有气势的是肖达辉（音）家，雕刻得最好的是王永涛家。可惜，这两家大门紧闭，主人不在，未能进门一睹芳容。

其实，现在这几家大院的主人早已不是旧时的人物。杨、张、王、肖都是地主“剥削阶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搞土改运动，杨光宝、肖达辉二人被抓到淇滩河坝上，两声枪响，杨、肖二人魂消乌江，从此再没回他们的祖传大院；王永涛则被打入大牢，在铁窗下告别了尘世（连同他的古宅）。最幸运的是张布月，她身为女性，人又年轻，“剥削”不大，农会于是贵手高抬，张布月于是弃宅飞逃，在贵阳城里得以善终。

旧宅古院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户，但不久又被收回作为国有财产，张家成了食品站，肖家成了税务所，王家做了银行，杨家作为收购站。近年来，某些单位（企业）效益不好，于是，散伙卖房（这次不是分“果实”了），古院老宅又卖给了私人（如张家大院）。

……

来访前，只在网上读到“又发现一个明清古镇”，没读到就在这个古镇下游几公里处，将修建又一座水电站——沙沱电站。

淇滩古镇，又一个养在深闺人尚未识的清代名媛，刚出闺房就面对她的葬礼——沙沱电站将把她深深埋葬。

乡政府通知村民们这个重大的“国家建设”时，仿佛晴天霹雳，惊得世代生活在这儿的村民们目瞪口呆，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祖先的坟墓在这儿，他们根在这里，他们习惯了这儿的山山水水，也准备在这儿入土与祖先为伴。每一块河滩、每一片田园、每一条溪流，伴他们朝朝暮暮。中国人对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情结，真是血肉相连！

他们不愿离开相伴了几百年家园，不愿抛下地下的祖先迁徙到陌生的地方。

可是，“国家”不仅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有“道理”。他们告诉村民：国，大于家。没有国家的富强，又哪来的你们安宁的小家……

朴实的古镇人在经过当局一番“国”与“家”的“哲理”分析后，规规矩矩地为“国”的强大献出了自己的小家。（后来听说，整个古镇没有一个“钉子户”。）

从街上出来，我沿着一条石板路爬到古镇后面的山坡上，这儿，有好几座古坟，上



古坟上的石雕

面有不少精美的石雕。我站在古坟前，注视着下面的街镇和流淌的乌江。我知道，此时我看到的已是它最后的容颜。不久，为国家强大作贡献的乌江江水将滔滔涌来，把古院老宅、石碑雕栏，连同地上已知的万寿宫、观音堂，地下不知的祖先埋藏，一起埋葬。

在暮色中告别时，感到一种无奈，想起徐志摩的诗句：“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3，潮砥古镇，“昔人已乘黄鹤去”

潮砥古镇位于贵州德江县东南角，乌江东岸。大约在五代时，石裂山崩，江水受阻，形成了乌江下游四大断航险滩之一——潮砥滩。一千多年来（直至1958年），过往船只在这儿泊岸启货。贵州不产盐，要从四川运入。船到潮砥，同龚滩一样，险滩阻挡，川盐全靠人力一袋袋背上山，越过峡，在上游重新上船。潮砥也同龚滩一样，因滩而兴，一些人因滩而富。



在江边遥望古镇，背后的山像一个仰卧的巨人

从德江县城到潮砥的车很少，路又烂，尤其是没有专门的渡江船。在江边眼巴巴遥望古镇，一望便是几个小时，待终于渡过乌江，已是下午时分。

潮砥古镇原本就在江边，但现在已经彻底“旧貌换新颜”，与龚滩古镇和淇滩古镇不同，旧址上已是新的街市。

在街上，看见一些人家门前堆着许多从乌江里捡来的石头，当地居民说这是潮砥特有的乌江石，质地很好，造型奇特，还有许多奇特的花纹，有外地来的商人专门来收购。我想到这一收购，一定会把乌江河滩的美丽破坏，转念一想，还谈什么“河滩的美丽”，我脚下的这个街镇没多久都要永沉江底。



潮砥特有的乌江石，抓紧卖，反正要永沉江底

同行的涪陵师院乌江研究所所长余继平老师说，在潮砥礁石群中的一块巨石上，刻有四百多年前明代进士田秋的手迹，这个珍贵的摩崖石刻现在是省级重点文物，但具体在哪儿

不清楚。他还说，这位四百多年前的进士为贵州的教育和乌江的航运作出过巨大贡献。

我一向对古迹感兴趣，决心要找到它。

我在潮砥滩边乱石丛中左蹦右跳，气喘如牛，汗如雨下，在已经绝望时终于看到了它——一大石礅上的四个大字——“黔中砥柱”。其前后有竖书小字题款，前款为“甲申岁孟春月吉旦”，落款为“西麓田秋题”。据说，在明正德年间，田秋途经这里，见江心巨石耸立，江水白浪滔滔，便在滩边古栈道旁的这块大石上挥毫题下这几个字。他登船离去后，店家找来石匠把字凿在了石头上。这四个字成了田秋进士留下来的唯一手迹。



(注：几年后，这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永沉水底，成了“让国家强大”的殉葬品。)

潮砥古镇已经古色失尽，唤不起一点思古的幽情。但是，据说远远地在峡谷的山坡上，有一个叫“大院子”的古建筑群，由近十个古色古香的小院子组成，据说已有一二百年历史。

我抬起头向上望去，高得看不见。想到千辛万苦走了大半天才来到这儿，不能空手而归，便决定爬上山去查看。

又一次气喘如牛，汗如雨下，但是，发现了它。



它在峡谷口的半山腰上，古院落一个接一个，沿着山势往上伸延。一眼望去，是上了年岁的老宅，屋瓦破损，木墙陈旧，一些墙院已经坍塌。可是，那院落的长条石阶，围墙的大块青砖，尤其是门窗的精美雕刻，毫无疑问地展示着它当年曾经的荣华。

木窗上千姿百态的雕刻让我很惊叹——在这偏远的山间有如此生动丰富的文化。也许，正是因为躲得远，藏得高，才得以幸存至今。

一位老农听见响动，倏地从墙后冒出来，见我对窗雕看得十分投入，不屑地说：“这点雕花算什么，最好的你们没有看见。”

“最好的？在哪？”

然而，最好的已经不在了。这位叫黎世魁的老人说，以前江边峡谷口有个王爷庙，里面到处是雕刻，石雕、木雕都有，一根大梁

上就雕满了各种戏剧人物，生动得很，好看得很，每一组雕刻都是传统故事……。可惜，在他18岁那年，1958年，庙被拆毁了，木刻石雕尸骨无存。



残存的老院子，是潮砥古镇最后的遗存

再往上爬，又一个大院出现在眼前，一位叫黎世华的老人说，这个大院有100多年历史，听他的长辈说，修房的石料是一块块从思南运来的。他告诉我们，大院

雕刻得最好的是室内的一个神龛，那真是件艺术品。但是，1959年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大院当选为食堂，不知是食堂一时缺柴烧用它来救了急，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集体食堂散伙时，那艺术品也消亡了。

我问现在附近一带还有没有人会这门手艺。老人一笑：“熄火了（即“灭绝了”），早就熄火了。”稍许他又补充说：“这还不仅仅是手艺问题，还要有文化，要懂那些戏曲人物，懂那些传统故事。现在的人？不行啦，熄火了，熄火了……”

这一群老院子，是潮砥古镇最后的遗存，它们因高高在上，避免了江水的埋葬。可是，它们能避免岁月的侵蚀？

我站在破败的大院前，下面，江水静静地奔流。寂静的峡谷刮来一阵江风，荒芜的运盐山道旁，油菜花在风中摇曳。举目望去，峡谷上白云悠悠，依稀想起大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

4，郁山古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一个历史悠远的古镇，这也是一个文化积存极为厚重的古镇。

都说它是一个深藏山中，无人撩起其美丽面纱的文化名镇。它在乌江西岸郁水河边，南拥宫山，东峙铜锣寨，群山环护，平畴千顷。

据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这儿就诞生了巴蜀最古老的文化“黔中文化”。史料记载，自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郁山设涪陵县始，各朝各代均在此设州建郡，郁山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之地。

这儿曾遗存了汉墓群，唐代开元寺，唐太子李承乾墓，黄庭坚衣冠冢、南宋鸡冠城遗址，清代太平桥，以及在我国西南极为罕见的蚩尤庙等等。

此外还有著名的九宫十八庙，以及见证与巴蜀、荆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老盐业。

郁山镇，“黔中文化”的发祥地！

网上佳人，相恋已深，阿哥有心来相会，千里赴约，心怀一朵自作多情的玫瑰。

沿着一条尘土飞扬兼坑坑洼洼的公路赶到郁山，已是下午时分。首先按彭水县文化局局长蔡盛炽事先的介绍，直扑“怀龙亭”。蔡老先生告诉我们，当年为了保护一批珍贵的汉砖，把它们砌在了为了纪念贺龙而修建的“怀龙亭”旁。

可是，在“怀龙亭”四处搜寻，不见半块汉砖的踪影，无奈之下走进了位于开元寺旧址上的镇政府办公楼。

办公室里一个小电视正在播放五彩缤纷的现代歌舞，两个年轻人一脸茫然：“汉砖？什么汉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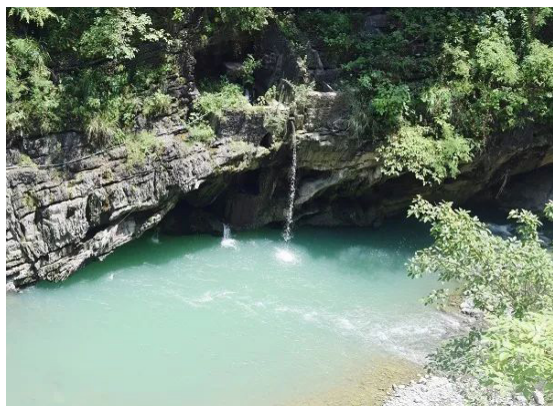
再问郁山有什么古迹遗址，仍然是一脸茫然。见我们很失望，其中一个拿起电话说找个人问问。另一个解释说，他们才来一年多，在基层锻炼，今后要走，所以对郁山的文化古迹不清楚（想来他们也没有兴趣）。

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终于来了一位50来岁的“老”公务员，是当地人。没料到他也一问三不知，看来这些政府公务员可能满脑子都是“现代文化”——党中央的各项政策和文件。不过，他总算知道汉砖，还知道河边有熬盐的遗址。

我们于是在“怀龙亭”正对的墙角下，拨开一丛藤蔓，看到了几块汉砖。随后，又顺着他的手指，遥遥看到郁江河边熬盐的残址。



郁山是个历史悠久的产盐地，远古时，当地濮人（苗族祖先）发现了流出地表的天然盐泉——郁山飞水井盐泉，这是当时西南地区两处天然盐泉之一。古人遂取水提盐，开始了5千年余年的盐业开发史。如今，那股盐泉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出，但绵延了五千年的盐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熄火了，只有上千年熬盐的残址遗留下来。



盐泉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出

郁山还是古代一个著名的流放之地，曾接纳过四位唐朝被流放的太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因谋反被唐太宗贬为庶人的太子李承乾，他来后两年病逝于此，葬在郁山镇白池村（后遗骨迁回昭陵，只剩下空坟）。

另一位著名人士就是北宋大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1095年，他因言获罪，被贬到此地谪居三年。得知他曾在这儿（我脚下的开元寺旧址）写出一些千古绝唱、在万卷堂开堂讲学，弦歌不辍、在“绿阴轩”与文人雅士谈诗论文，我由衷感叹：他生在大宋年代，太幸运了！那时没有劳改营，更没有毛泽东，否则他会被发配夹边沟，尸骨无存。对了，他去世后，郁山人还给他建了衣冠冢。

问起郁山著名的九宫十八庙，“老”公务员表示不清楚，他说，书记可能知道。可惜，又没联系上。

我们沿街问去，现代街民们，老的少的，没一个说得清楚（虽然街沿门前，不时可见到石雕柱础，民居的墙脚、花台、炊灶上面分明砌有几何花纹的古老汉砖）。想来，这也难怪，郁山所有寺庙消失得一个不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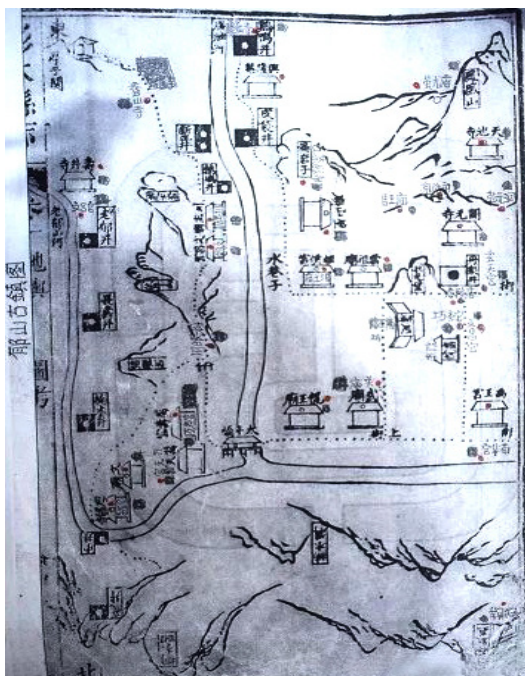
有些古迹，连遗址在哪儿都不清楚了。



郁江河边熬盐的残址

“九宫十八庙”其实是一种虚指，形容庙宇很多的意思。不少古城、古镇都有“九宫十八庙”。但郁山远远不止九宫十八庙，郁山古镇从清同治年间到民国35年统计共有寺庙（含会馆、道观）四十三座，其中规模较大的确有九宫十八庙。一位叫焦本群的耄耋老人曾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年担任过两届镇长，他详细地说出了这九宫十八庙的名字和所在的位置。九宫是：万寿宫、禹王馆、南华宫、紫云宫、万天宫、三圣宫、巧圣宫、文昌宫、悬天宫；十八庙是：开元寺、壁山庙、天池寺、文庙、武庙、龙王庙、乾檐洞、白池寺、回龙寺、寿井寺、雷祖庙、张爷庙、詹皇庙、香山寺、莲花寺、茶殿寺、蚩龙庙、马王庙。

这九宫十八庙几乎全部毁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如莲花寺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被拆毁烧炭）；如天池寺在农业学大寨时改土造平原被毁。紫云宫毁于房地产开发；万天宫被拆了建粮油公司厂房……



郁山九宫十八庙图纸

最令人心痛也最令人“不解”的是拆毁开元寺。这座始建于大唐盛世（唐玄宗元年）的寺院，有三重大殿，曾香火旺盛，名传四方，是郁山最早、最大的佛寺佛庙。它历经岁月风霜时代变迁，坚挺到——十余年前。

十余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元寺被拆毁了，修起了政府办公楼和家属院！

随着最后一栋古楼倒下，这座延续了1000多年的寺院，终于彻底断气。旧址上立起灰白而丑陋的现代砖楼。

县文化局的蔡盛炽提到拆毁开元寺，连声叹气，但是他欲言又止。

我很困惑，郁山到处是闲置的地基，要盖楼多的是选择，为什么非要拆千年古寺呢？

我站在家属楼前的空坝前，举目望去，明白了。

这儿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它雄踞高地，俯览郁水，山色云空，落霞孤鹜……当年开元寺建在这儿，一定是有道理的。

既然唐朝的开元寺建得，我红朝的家属楼为什么建不得？



此门是唐朝时开元寺大门，已当年，从此门进入古寺，迎接香客有千余年的历史。（网络图）的，是檀香和佛音。现是家属楼。

不过，“政府”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点遗物，一是地坝上散落的几个石墩，表明这儿有一段历史，二是残存的石砌庙基、石山门和二重石阶梯，标示这儿曾经有那么回事。还有，据说开元寺的一口唐代铜钟（黔州都督赵国珍铸造）没有被毁，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重庆市黔江区文管所。



郁山唯一保存完整的“文物”

与开元寺同相命运的是黄庭坚常凭栏而坐谈诗论文的“绿阴轩”和轩旁树下遍刻历代游人的题咏。政府修县委大楼，选址“绿阴轩”，于是，黄庭坚手书的“绿阴轩”楷书匾额连同宋元明清的题咏，全部灰飞烟灭。“与黄庭坚有关的摩围阁、开元寺、万卷堂、怡思堂等遗迹，如今也都不复存在了。”蔡盛炽说。

在郁山镇走了一回下来，发现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文物”就是“怀龙亭”——纪念几十年前在这儿打打杀杀的贺龙。（后来得知，建“怀龙亭”这个地方就是十八寺庙中的乾檐洞旧址。）

我在《血红的土地》一书中说，中共为了让外来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广大乡村，不惜冤杀数百万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存者——地主乡绅（肉体消灭）。

同样，为了让那个邪恶的“幽灵”在中华大地上游荡，他不惜毁灭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有形载体——各种古迹（物质毁灭）。

无论是为了“破除封资修”的毁灭，还是为了“经济建设”的毁灭，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离开郁山时，一轮血红的太阳正西落，苍山寂静，乱云阴沉。回首俯瞰脚下郁水河边的千年古镇，倏地想起《红楼梦》中的诗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郁水河边的千年古镇

补记：

如今，旅游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官员们来了干劲，为此，招商引资，热情洋溢地要恢复郁山古迹。看来，在开发旅游挣大钱的巨大利益驱动下，已经死绝的古老文化能把躯壳恢复起来。

不过，那崭新的“躯壳”还有当年的古韵吗？

5，羊角古镇：“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

羊角与龚滩、新滩、潮砥并称为乌江上的四大险滩。它也是因山崩而形成险滩——乾隆五十年（1785年），地震山崩，乱石涌入江中，形成长达五里的险滩。



两条凹陷的青石板，几乎是这个著名古镇的全部遗迹

羊角古镇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的繁盛却是在险滩形成之后。由于长滩水流湍急，过往商船必须卸货下客轻装上下滩，于是，五里滩边商贾云集，羊角古镇车水马龙。

有古镇便有古迹。然而，走了一回下来，两条凹陷的青石板，几乎是这个著名古镇的全部遗迹。

当然，也还有新的风景……

从峡谷口的公路下去，迎面是一座破落的小桥。站在桥上，面前是狰狞滩石、滔滔江水，两边是曲折的石板小路和沿街而建的平房。

老街冷冷清清不见人踪，顺着石板街走去，在一间破旧的木板房前，卧着一只慵懒的花猫。花猫“咪呜”一声，惊动了一个老婆婆。看到陌生面孔，她稍稍有些意

外，但有人来同她说话，婆婆十分高兴，主动提出要带我们走走。她说：“难得有人下来看看，造孽哦。当初这里也是个繁华的地方，今天落到这个样子也没个人晓得。你们来看老街，我高兴得很。”

婆婆名叫李世芬，今年已经78岁。她家百余年的木板房如今是老街上唯一的一间老房子了。李婆婆说，羊角镇曾是一个热闹的大地方。“我还记得，一直到解放后这里都很繁华。下游的盐巴要运上去，上游的米面要运下来，货在这儿上岸，用人拉车在岸上拉过滩，你们看到的这两条青石板就是铺来拉车的。那时，羊角镇兴旺得很，每天都有好几条船从这儿过，一条空船拉过



李婆婆一脸愁苦



浓烟遮天蔽日，真是古镇一道现代风景

这几个滩要两个多小时，还要上下卸货，所以镇上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

我问镇上还有没有以前留下来的文化遗址，李婆婆摇摇头：“没得了，没得了。你们刚才过来的那座石桥，原来很好看，雕得有龙凤，活灵活现的，可惜在文革时把它打烂了。”

我不甘心，鬼子进村般地东张西望。终于，在石板街靠近河滩处

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个古老的水井，上刻“清泉井”三个字。井边有个石刻神龛，右边镌刻着“宣统三年秋月立”几个小字，还有一副石刻对联：“井水同三官谨备，泉源养万民全生。”神龛里供奉的菩萨早已不知所终，李婆婆说，以前每月初一来井里挑水前，都要恭恭敬敬地给菩萨上柱香，以保甘甜的清泉不断。

我想掬一把清泉尝尝，李婆婆大惊：“喝不得！喝不得！”

原来，这“清泉”已有毒了！

在“清泉井”上方，有一个磷肥厂，它日日夜夜向着古镇、向着乌江倾吐着它的威力，在它经过的路上，寸草不生。李婆婆说，连上百年的石头都受不了——老街下头原来还有几十级梯坎的，都叫污水废气腐蚀垮了。

采访时，不时有粉尘飘飘扬扬洒下，眯着眼抬头望去，一个气势不凡的水泥厂巍然耸立在古镇右上方，巨大的烟囱正滚滚滔滔向天空倾吐着满肚子的浓烟。风从峡谷口吹来，浓烟遮天蔽日，映衬着乌江峭陡的峡壁，颇有悲壮的气势，真是古镇一道现代风景。

李婆婆一脸愁苦地说：“井水不能吃了还能换自来水，但空气怎么换？每天都闻着呛人的味道，肯定要少活好几年。现在老街上年轻人全都搬走了，只剩几户老年人……向上面反映？反映有什么用，要挣钱呐。还有，工作不好找，全镇的人都指望着进厂打工赚点钱呢，哪个敢叫政府把厂停了治理？”

想到这一路走下来，这种“现代风景”见得不少，原本秀美的两岸，被“开发”得千孔百疮，一向碧绿的江水，被染得五颜六色。一个接一个的电站，一个接一个的工厂，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在她的玉肌胴体上“发财致富”。

美丽的乌江，会被“开发”成一条污江？



羊角滩江水哗哗

采访时，正是4月“春半”时节，河滩边和河对岸，油菜花在春风中轻摇，但空中没有清香。只有江水，依依还算是旧时模样。它翻滚过滩，哗哗诉说着人们听不懂的语言，陪伴着颓败古镇和古镇里仍在坚守的几户寂寞人家。

离开采访的最后一个古镇时，心中又升起几多感慨，那是南唐后主的佳句：“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

二，乌江石刻，“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在往昔漫长的岁月里，乌江穿过的大多是荒寒山峦偏僻村乡，连下游的彭水等地，都是朝廷放逐贬谪官员的“蛮夷之地”。

然而，华夏数千年璀璨文化，涓涓细细，浩浩荡荡，沿雪浪拍岸的险滩峭壁，沿碧波映照的山野田园，星星点点，遍布在乌江逶迤千里的河岸。

大自然的风雪雷霆，人世间的烈焰焚火，把许多祖先的遗存，艺术的优雅，化作了尘埃灰烬。唯有石头顽强，承载着古人的信息先辈的艺术，或残留在墓地里，或遗留在礁石上，虽然濒危，总没死绝。

乌江石刻，“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1，陈氏遗刻，残照悲烈

在乌江与长江交汇的涪陵，有一个青羊镇，1720年，一个姓陈的人（族谱上称他为“我仁公”），携妻带子，由贵州思南安化县入川，一路坎坷，来到青羊乡安镇坝的古墓台、黑箐子等处。

山川秀丽，风和云祥，我仁公一下子爱上了这片土地，于是停止漂泊，扎根耕耘。

陈氏传到第五代“万”字辈时，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陈万宝（1807—1876）。此君头脑精明，视野开阔，善经



大路片庄园残存的一间房

商，懂文化，数十年经营，将整个家族和产业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峰，陈氏庄园在乌江东岸光彩四射。

到1949年，陈家已发展到拥有十个大庄园，田土数万亩，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子孙遍布海内外的空前盛况。

随后，枪声响了，陈家的人，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散的散……十所豪宅大院被分的分、拆的拆、毁的毁……

陈万宝第四代子孙陈德孚老人说，这十大庄园分别叫戴家堰、石龙井、四合头、李家湾、老寨、唐坎、朝门、



大路片庄园幸存的石雕象

新屋嘴、石坝、大路片。他爸这一房在新屋嘴庄园。新屋嘴庄园以前很气派，大门两边建了两个亭子，中间是一条龙，两边有两个老头在钓鱼，还有很多雕塑，现在全部毁完了，只剩下大门处这一坡石阶。

这十所豪宅大院，无论是分给农民的“果实”，还是收缴为国家的“财产”，或者是把“果实”又收回来作为国家的“财产”，没有一个完整的保存下来。土改后，“国家”和农民没有认识到这些“果实”是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手工艺品，有的被火烧，有的被变卖，有的被拆毁。如陈昌应的宅子被粮店拆了，木料卖成了钱，守门的石雕象又被酒厂拆了一对……



止庐门

我走访了几个残存的庄园，在“朝门”庄园尚存的石门上看到一点主人留下的石刻。主人叫陈一村，曾就读于上海黄埔军校，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将自己居住的“朝门”庄园改名为“止庐”，并题写了一副对联和一段文言镌刻在石门上。对联是：入望皆智水仁山好诵韩公磐谷序，所载是刚经柔史堪称董子读书堂。

主人自题的文言是：庐以止名，言其静也。夫今日何日？滔滔之日也；今世何世，扰扰之世也。此而不务其静，胡以自爱？此地“止庐”建此庐，以遂？润之思。身静则不劳，心静则不争。林泉自适，息交绝游。虽非桃源，亦无殊于粟里。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其所情景此乎。

现在，十大庄园中尸骨最全的是石龙井庄园，但也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河山。

石龙井修建于1862——1874年。据记载，为修建这座庄园，300多个木石工匠用了12年时间，共耗费白银10万余两。它以前占地11亩，有房间120间，建筑总面积1万余平方米，其工艺水平、艺术手法堪称我国清代川东民居建筑的典范之作。



幸存的半壁河山

石龙井庄园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但是损毁严重。例如，木雕的门神，文革时被人用刀削去，只剩一片凌乱的刀痕。院内的石雕也支离破碎，缺胳膊少腿，戏台上的木雕人物大半没有保住脑袋。

可它残存的雕刻依然是那么美！例如天井里那口保存相对完好



的石雕荷叶花缸，花叶千姿百态：正面、反面、侧面、盛放的、含苞的、半开的，无不刻得细致入微。花缸里面还雕有青蛙、龟等小动物。

花缸所在的天井有一个入口，两旁由两个石狮把守。和传统中凶恶的守护石狮不同，这两个狮子充满母性的温柔，它们伸着舌头，胸前都有着一个小石狮，正仰着头舔食它们舌上的食物。以这样的形式守护花缸，动物植物都非常和谐宁静。

院坝和天井的石栏上，雕刻着两两相对的石狮、石猴、石麒麟，以及蟠桃、佛手、石榴等仙界珍果。它们都是在石栏上面直接雕刻出来的，与石栏组成一个珠联璧合的全体。

石龙井之所以逃过了文革的劫难，全靠有人在它的四壁上写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如今，这些语录尚残留在庄园褐红色的木墙和灰白的石壁上。

由此，这个集古代建筑工艺和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古老庄园得以幸存下来，并于1987年被列为涪陵县“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1995年，涪陵一位分管文化与教育的共产党官员一声令下，这个逃过了文革浩劫的“文物保护单位”被活生生拆毁了一半！



花缸所在的天井处的母狮

陈氏家族气势不凡的十大庄园，终于只剩下了石龙井一个残破的“半壁河山”。



陈墓地石雕

另外，陈家曾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坟墓。那是一部集儒、道、释为一体的“阴宅文化”。现在，绝大多数坟墓已被毁，其中包括巨大的陈万宝本人的坟墓（它在“农业学大寨”时被农科所拆毁，石料等作了它用。据说，该墓巨大，仅墓前的石

坝就占地几亩，墓上的雕刻更是精美绝伦）。残存的墓莹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它们全部被“打开”过。（当地人叫“敞”坟——即把墓挖开，或炸开，搜寻里面的财宝。）

好在当时人们对墓上的石刻艺术和文化不感兴趣，没想到那也可以拿来卖钱，另外，如果它碰巧又躲过了大破“四旧”的疯狂，那么，我们就还能看到一点祖先“阴宅文化”的文化遗痕。

很幸运，我看到了。

以下石刻艺术，来自陈氏庄园残存的两座坟莹，它们孤零零隐没在乡间杂草乱藤中，夕阳如血，孤光自照……



2，大车湾石雕，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同行的涪陵师院乌江研究所所长余继平老师，是研究乌江文化的专家，他说，乌江流域的墓碑雕刻艺术是一种墓葬文化现象，它作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对研究乌江流域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等诸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告诉我，在酉阳到龚滩的古道旁，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墓，上面的雕刻精美绝伦，而且内容丰富，寓意深远。想到眼下保存完好的古迹已经极少，便专程前往寻找。



一路边走边问，找到酉阳县铜西乡时，从公路上拐下去，沿一条惨不忍睹的乱石路往山里走。左转、右转，再往山坡上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寻问，折腾一番，终于看到一座灰白色的石墓。

石墓在茫苍的山林中显得十分渺小，毫不起眼。如此偏远，如此毫不起眼，想来就是它得以逃过“新中国”尤其是“文革”焚火的原因。



“老鼠嫁女”



赤壁大战图

然而，毫不起眼的石墓走近一看，立马心生赞叹！整座石墓布满了雕刻：铁马金戈、楼台亭阁、达官庶民、传说故事……千年文明，百代传承，精精细细层层叠叠凝固在条条灰白的墓石上。

在不到10平方米的碑体上，分上、中、下九层，造型精美，宏伟壮观。两边石柱，刻有翰林陈序川撰写的“勤俭一生存古道，烟波千载慰真灵”的对联，其书法笔力苍劲。最突出的是碑上浮雕群像，集儒、释、道三教内容。古墓共有50组精美图案，40折历史故事，内容取材于《说唐》、《说岳》、《封神》、《三国》、《西游记》、《二十四孝图》及民间传说“八洞神仙”、“观音送子”、“庄子试妻”等。此外，还雕有楼台亭阁、树木花草、飞鸟游鱼、麒麟狮子等。各幅图案雕刻细致，形象生动，充分显示了古代匠人艺人们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



庄子试妻



“观音送子”

据说，古墓是光绪二年(1876年)当地一位叫冉广朝的大财主所建，三个手艺高超的匠人，日夜打造了三年才得以完工。古墓系一空墓，俗称“生基”，整个生基用细钻条石砌成，长近5米，高、宽近4米，平台、墓葬占地面积约40平方米，部份嵌入后山洞穴。后来由于在生基后有一个小洞，一乞丐死于其中，主人遂将生基卖给一个姓樊的人，樊又花了两年时间整修完善，但是，由于担心龙脉被乞丐所占，于是没有启用，所

以至今仍为一座空坟。

这座小小的石墓，却值得久久的欣赏。虽然墓两侧的龙头凤尾等已被打落，残石散乱在墓前，但主体雕刻保存得相当完好。离开它时，我忍不住边走边回头，在这远离“文明”的山乡里，在这贫寒的土地上，竟生长出如此饱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一种带着深深感叹的敬意从心底升起……

3，大山里幸存的石雕珍品

在乌江西岸，离黔江主城70公里外的黄溪镇黄桥村，有一座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



张氏庭院绣花楼

的四合院——张氏庭院。整个建筑坐北向南，前临小溪，后靠山岭，松竹环抱，古雅幽静，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417平方米。院落设有朝门、鱼池、水池和水井，有着许多雕刻精美的门窗、石礅礅、地角石。

石礅礅的雕刻是张氏庭院雕刻艺术的精华。石礅礅也称石柱础，它作为传统建筑中最基本的构件，是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闪光点。石礅礅具有艺术性与实用功能。实用功能一是隔绝地基的潮

气，防止木柱受潮腐烂。二是用来承受由屋顶重量施加给柱子的力，并将这个力通过它均匀地扩散到地基。其三是具有极好的抗震性，因为放置在石礅礅上的木柱，不受低端固定，可以移动，地震造成柱子移离石礅礅中心，但屋架却依然完好不受损害。它的艺术功能表现在：匠人把一个极普通的石礅礅，一个建筑结构部件，变化出多彩的艺术形象。

张氏庭院前厅的四个石礅礅雕刻非常精彩，它们布置在进前厅的石梯两侧，中间两个为青狮造型，旁边两个为白象造型。每个石礅礅分上下两部分，高110厘米。上部分是青狮、白象，其身体采用高浮雕或浅浮雕图案修饰，装饰随内容题材包罗万象；下部分为四方柱础。白象(子母象)下面柱础四



母子石象——万象更新



新兴向（象）荣

面雕刻各种吉祥万福纹样，柱棱处理成狮子头圆雕装饰，寓意万象更新，吉祥（象）万福；青狮下面柱础四面雕刻万字连锁花纹，柱棱处理成如意头纹样变形圆雕修饰，表达四季平安，万事如意。上下两部分相互辉映，整体协调，整个礲礲雕刻线条细腻清晰，形象栩栩如生。

雕刻中有如意八宝图，有不同种类的花卉、动物，如石榴（象征多子）、牡丹（表示富贵）、梅花、桃子（代表长寿）等。每一个石礲礲均讲究整体设计，造型在结构比例、空间疏密、形、线、力的处理上非常注重形式美与装饰感，主次分明、虚实相生，突出造型的三维空间。

透过石礲礲造型及修饰纹样可看到一种精神内涵，这些依附于建筑的艺术

雕刻，是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格调，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审美趣味和风俗观念。

1992年，有关专家来看后说，张氏庭院的镂刻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故宫。

石这些石礲礲的石质非常坚硬、不风化、不变色，与当地的石灰岩不一样，专家们认为此柱础石料来自沿海省市，四个镂雕的柱础，每块石料的重量在三吨以上，不知当年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是如何把这些石料搬进山高林密的深山的。

张氏庭院还有一些不解之迷，如后堂的水井，四季不干，总是保持在“固定”水位上；又如5个天井看不到任何排水道和地漏，但无论下多大的雨都不会积水。

张氏庭院很幸运，这几个最珍贵的艺术品没有被毁——是不是因为它们“身份”救了它们——因为一旦把它们砸毁，房子可能就要垮。不过，正门上两边的石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被毁掉后分别刻上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至于其他还被毁掉了多少雕刻艺术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后来在“听太阳升起



正门两边的石雕被毁掉后分别刻上了“伟大的……”

1的博客”上看到一张关于张氏庭院的照片，题为“许多石雕木雕被破坏后留下的东西”（见右边照片）。

另外，也许是有人听说这几个石碾礮的雕刻艺术堪比故宫，因此，2011年年1月2号，几个窃贼不惜花费移山之力，把两座沉重的石碾礮（石象）整体窃走！

张氏庭院又很幸运：1月23号破案，宝贝追回，完璧归赵。

（本文与余继平合写，图片由余继平提供）



三、乌江古迹，“怎敌他晚来风急”

千里乌江太多可圈可点的珍贵古迹。

名人墓葬、历史遗址，摩崖碑碣，古寺老宅……

那是乌江上真正的明珠，虽没有生命，但有灵魂——乌江最宝贵的文化之魂，精神之魂。

可是，在满眼物质金黄的现代人眼里，文化之魂是什么东西呢？

洪渡古镇上1960年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砖窑，还有汉墓群以及两道古碑。如今统统“零落成泥碾作尘”，飞灰扬过，一无所有。

见证过祖先古老运盐壮史的七十多处盐号旧址，现在仅存一处，而这唯一的一处正被当作“开发”的“钉子户”，必欲拔出而后快。

北宋词人黄庭坚修建并题写的“绿荫轩”在哪儿呢？1955年，“绿荫轩”被掀翻，旧址上竖起新的大王旗，威烈浩荡。

……

一路寻寻觅觅下来，冷冷清清的河畔，偶见几个凄凄惨惨恹恹的孤寒之士。他们骑一匹唐·吉珂河德的瘦马，挺一杆中世纪骑士长矛，面对隆隆如雷的现代风车。

只有魂灵没有生命的乌江古迹，只有侠心没有力气的文弱之士，纵饮“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1，万寿宫：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贵州省思南县，背依山岩，前临乌江，已经有1700多年的建制史。因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是乌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源远流长的历史曾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全县原有300多处文物古迹，包括古宅院、碑林、石刻等，但现在只剩30多处；思南城里的36处古建筑，如今仅存6处：府文庙、万寿宫、川主宫、王爷庙、永祥寺、周家盐号。这六处仅有的遗存，不是已经缺胳膊少腿，就是遍体鳞伤，不是面临拆迁就是濒临断气。而这仅有的一点珍贵古迹，还是

几个侠肝义士，拼一腔热血，挽狂澜于既倒……



思南仅存六处古迹之一的永祥寺

汪育江老先生，是思南乌江博物馆馆长，乌江文化专家，他对故乡的这条江河，爱之深切，为考查记录乌江文物，他从源头到走到终点，为保存保护思南文物，他呕心沥血。他说：“乌江就是我的血液。”

在残破不堪的万寿宫里，我们了解了他是如何“刀下救宫”，救下了这座古建筑。



1990年，汪育江徒步考查乌江途中
(汪育江供图)

万寿宫位于县城中山街，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建筑面积有2400多平方米，由山门，门楼、戏楼、牌楼、正殿等组成。整个建筑前低后高，依山势而建。正殿坐落山上，面江而立，亦有海纳百川、财源广进之意。我们现在看到的万寿宫实在有些惨不忍睹，左右两侧的紫云宫、紫桐宫和后面的观音阁都荡然无存，残破戏楼上原有的整套三国故事木雕，被红卫兵铲得不堪残破。

观音阁被拆毁了，旧地上建起水泥楼房，先是作为县政府招待所，后来被县卫生局占用；正殿掏空了，变成卫生学校的课堂；两侧的紫云宫、紫桐宫也拆了，原址上竖起职工宿舍楼……

见我们惋惜声声，汪育江老先生笑了笑说：“就是你们看到的这点空殿烂瓦，还是我拼了命才保住的，要不，万寿宫早就没有影儿喽。”

那一天，汪育江正在理发，有人匆匆跑来，说有人在拆万寿宫了。汪育江不信，认



万寿宫残留的一道门和石缸

汪育江赶紧去找建委，问是怎么回事。建委答应调查清楚。汪育江不放心，又折回万寿宫。这一看不要紧，那群民工全体又上了房，又干得热火朝天。只一会儿工夫，四百多年前的瓦片木椽又毁了不少。工人说，他们请示上面了，上面只有一句话：“莫理他，接着拆！”言语中，甚至有些得意。

一片片明代石瓦，像垃圾一样砸碎在地上，汪育江顾不得多想，几个箭步冲到瓦砾中，大叫一声：“砸！你们都朝我砸！今天不砸死我，别想拆万寿宫！”

汪育江立在残砖碎瓦中，一动不动。

民工们呆了。

就这样在瓦檐下守了两天，工人终于停工了。汪育江紧接着马不停蹄找相关部门的领导，向他们讲述文物保护的意义：“思南城头一共有36座古建筑，现在只剩6个，再拆了万寿宫，还剩什么？思南是个文明古城，没有几件文物，怎么体现古老？这些古迹拆了就再也没有了！”

但政府领导自有他们的打算。可汪育江绝不让步。两方僵持不下。



红卫兵的“杰作”——被毁的万寿宫戏台木雕

为拆毁文物他这个文管所所长怎能不知道？然而这是事实！汪育江一惊，拔腿就往万寿宫奔去。

一群民工正在正殿屋顶上热火朝天地往下掀瓦，地上满是残砖碎瓦。

“血一下子就冲到我脑门上了，我大喝一声叫他们住手。他们说，是领导叫他们干的。我说，不管是谁，先给我停下来。他们看我来势汹汹，只好下了房。”



采访时，汪老先生带我们到他拼老命保下的明代建筑前

“说来也巧，正好僵着的那几天，有个女娃来找我，问起这个事的经过，我就跟她讲了，还带她去看了万寿宫。我一心想着，哪怕多一个人关心万寿宫也好啊。谁料到，这女娃是下来开会的省报记者，这事引起了她的注意，采访后没几天就见报了。”

县领导很生气，把汪育江找去，指着报道说，怎么能给思南县抹黑？汪育江觉得解释也没用，不如趁此机会再讲讲思南文物的重要性和价值。

老人在领导的桌前口干舌燥讲了两个多小时。

领导听着听着，猛地打断他：“一句话，你是让拆还是不让？”

“肯定不能拆！”

领导顿了顿，一拍桌子：“好！你不让拆。给你2000块钱，万寿宫的保护我就交给你了！”

拿到2000块钱，汪育江一刻也不敢耽误，买了砖瓦把正殿又盖起来。“不盖哪行呢，老房子，风一吹雨水一泡，说倒就倒了。”

2000元的补偿，一直捱到现在，直到退休，汪育江再也没能为万寿宫争取到一分钱的支持。残破的万寿宫，成为他心里割舍不下的牵挂——最怕的，就是哪天这建筑的“老骨头”撑不住了。“真要那样，思南城里的古建筑就又要少一个。本来就不多了，有一个算一个喽。”为此，汪育江忍不住迈着蹒跚的脚步，每隔几天，都要走到万寿宫看看才安心。

儿子把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就任博物馆馆长后，儿子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便是让修复万寿宫的详细报告获准执行。

“万寿宫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分量，我懂。不急，我一定会让父亲亲眼看到他拿命换来的东西恢复原样，一定要让他过一个没有牵绊的晚年。”

江水滔滔，古人已去，他们

留下的古建筑便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可是，红朝权贵霸气冲天，任你万般风流，总被它雨打风吹去。（本篇与段金枝合写）



采访乌江博物馆馆长汪育江
(左为研究乌江文化艺术的余继平老师)

2，周家盐号：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乌江上有2300多年的航运史，思南县有600多年的盐运史，在逝去的岁月里，从重庆涪陵到贵州思南，乌江古盐道上的盐号星罗棋布，但是，眼下大都已无迹可循，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周和顺盐号。这座黔渝两省最后的盐商建筑，还在思南县城的安化老街孤独地守望。

周家盐号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精致的木雕、古朴的石刻、科学的排水系统，以及融贸易和居家为一体的地方特色，使得这个院子成为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合而为一的精品。

然而，“高楼”和“大厦”容它不得，金钱和权力高举着“开发”和“发展”的战

旗，向它轮番冲锋。

盐号和它的主人，正背水一战……

乌江博物馆的馆长汪育江老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周家盐号，他心情很沉重地说，从重庆涪陵到贵州思南这条乌江古盐道上，现在仅存两处能体现盐运史的建筑，一是重庆龚滩的一个盐仓，二是思南的“周家盐号”，龚滩的盐仓即被淹没，这意味着“周家盐号”将成为乌江盐运史的惟一历史见证。它如果被毁掉，就再没有了解乌江运盐史的实物了。

他的儿子把我们带到周家盐号门前。

大门紧闭。敲门。半晌，门半开，露出一张阴沉的脸和一双警惕的眼睛。汪馆长的儿子赶紧介绍，主人这才打开大门，说：“记者来我欢迎，那些王八蛋来我不准进！”



盐号院落

这种气氛，一下子就让人感到这个古院正处于生死攸关的临战状况。

走进门，古老的围墙隔开了外面轰轰烈烈的开发喧嚣，古朴的庭院，雅致的鱼缸、雕花的窗椅，让人觉得一步之间就跨入了“旧时代”。

盐号由正堂、两厢、对厅、盐仓、厨房、龙门、小花园等建筑组成，类似于老北京的四合院。除龙门被毁外，其余建筑保存完好。正厅雕花门窗腰板上刻有反映家史及家训的16个篆字：“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惟忠惟孝、克俭克勤”；“犀牛望月”、“野鹿含花”等木雕窗花栩栩如生。两边厢房原为书房，周家虽为商人，却颇重视教育，特意将窗上的雕花制成“冰裂纹”，意喻“十年寒窗”。厅内的几把木椅上，椅背正面的鹿角、背面的树叶纹路都是精雕细凿而成。

穿厅过廊，周家后院最惹眼的是一个石雕鱼缸，在一蓬碧绿青翠的水草遮掩下，几条小鱼悠闲地游来游去。据说，鱼缸里的水自清代注入以来从没人换过，历经百十年而不腐不臭，还能养育水草和小鱼，连周家人也讲不出其中的奥秘。石缸外壁上，祥云花草和四只栩栩如生的蝙蝠分列四角，“水心亭”三个字呈扇形雕刻正中，意喻“结善人家”，左右楷书阳刻一副



后院的石雕鱼缸

对联：“异草培安宅，池鱼泄化机”。两句第四个字连在一起，正好是清代思南府的县名“安化”。

盐号内的一块正方形石头，边长约30厘米，中间有小圆孔。主人说，这就是清政府统一定制的石砝码，细看上面确有文字，“斤、两”等字依稀可辨。标志仁义的公平石秤砣。

后院还有一样东西，由一整块石头做成，呈正方体，边长约30厘米，中间有一直径约5厘米的圆孔。主人周业洪说，这就是清政府统一定制的石砝码，为校正盐秤专用。砝码上还刻有一些文字，如今已模糊不可辨认。

盐号临江而立，厨房和盐仓巧妙结合成四合天井，细看颇有江南古镇传统民居风格。周家盐号的建筑主要用于贩卖和囤积食盐，盐仓部位防潮能力极强。盐仓和正厅的屋檐层层相接，排水以“明道”和“暗道”相结合，院子地基下有一米深的暗沟，所有的排水孔均通到其中，雨水汇集后流入乌江。因此，无论下多大的雨，盐号内都不会湿脚。

乌江博物馆的汪育江老先生曾告诉我们，盐号融交易场所、居家为一体，是思南的一大特色。思南前前后后有70多家盐号，现在只有周家盐号的建筑仍在。而从涪陵到思南这条乌江古盐道上，现在只剩下周家盐号这么一处能体现盐运史的建筑。

主人该为此唯一自豪了吧？不，周业洪在陪同我们时一直满脸愁苦，声声叹气。

周业洪说，文革中木雕石刻被毁，盐号对厅五间、盐仓一间及龙门内院被强行购买、拆除、改建，他还能忍气吞声。但现在，从2000年起，政府要“开发建设新思南”，要推倒旧建筑，修建新楼房，“不破不立”，这座“唯一”也在“破”之列。周家盐号，面临彻底玉碎！

“大大小小的领导，轮番找我‘开导’，要盐号为开发让步。我不干！这个盐号，不是个破旧的老房子，而是个集历史、艺术、科学于一体的文物，是思南城里面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的建筑！”周业洪忿忿地说。

于是，周家盐号迅速名列“钉子户”榜首。一些开发商，不时打着“考察观测”的旗号，大摇大摆地闯进盐号折腾一番。“先是让我开价，问我多少钱才肯卖。卖？我卖一亿，他们买得起吗？盐号的价值根本不是钱能衡量的！买不成了，他们就威胁，让我小心点儿，还让我别连累了我女儿，害得她丢了饭碗只能在思南城里讨饭吃。”

说到激愤处，周业洪眼中甚至涌出了泪水：“在压力最大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一把火烧了盐号，自己心甘情愿去坐牢！”

周业洪使出移山心力抗争，海内外的胞兄胞弟被他动员起来了，思南城里仁人志士被他感动了，就连曾经参观过盐号的游客，都在得知消息后设法为盐号奔走——几番



城市开发的现代高楼，将压毁
思南最后一点古迹
(摄于周家盐号院内)

周折，周业洪的“顽固”终于取得了胜利：盐号被确认为县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铜仁地区行署要求进行原址保护。一纸文件下来，他长舒一口气，随即又振奋起来：既然是文物，是否有望赎回文革中被迫卖出的房产，以保持文物的完整性？

不料，2003年3月出台的一份《政协简议》，让盐号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简议》指出：“在城南改造的前期工作中，突然冒出个‘周家盐号’问题，致使改造工作停滞不前。所谓‘周家盐号’，建国后半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思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曾带来丝毫利益，创造分文价值……即使周家盐号是值得保留的文物，也要无条件服从城南改造的大局，……周家盐号必须让位于城南改造的整体规划。”

周业洪想不通，只不过想保住乌江上最后一个盐号，怎么就变成了思南发展的碍脚石？

“我不是在争家业，而是在拼命为思南留点纪念的东西。远的不说了，一条安化街自隋唐以来1400多年没有改址改名，现在该不该留下来？全县300多处古建筑，现在剩下不到十分之一，还在拆！城里总共只剩6处古建筑，我周家盐号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处，该不该拆？古迹拆完了，后人就不晓得祖宗的文化了。没有几处完整的古建筑，思南还谈什么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还夸什么文化古城？！”

说到激愤处，周业洪的眼里再次迸出泪水：“我们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思南，对思南是有感情的，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让盐号为思南保留一点古老的痕迹，提高思南的文化品位！钱算什么，钱什么时候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化才是！”

再次上下奔走，八方呼吁，那份艰辛！

这一回，省级领导亲自下了批示，强调在城市规划中保住历史文脉。但是，这也不能给盐号最终的安全感，倔强的周业洪于是紧闭了盐号大门，每一个叩门的人，都要先应对主人的闭门询问：“谁？来干嘛的？”

周业洪说，他其实满心希望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去盐号参观，他甚至愿意热情招待那些在盐号中感受古文明的游客——只是，心有余悸的他，已不敢再轻易开门了，说不定哪天，涌进来的就是权贵、开发商，或者权贵加开发商。他不知抗争的时间还要多久，他也不知能否坚守到最后，眼下，他只能先紧闭大门，抵制那些满眼金黄的人来打扰盐号的安宁。

“这两年，为了保住盐号，我满头乌发都急白了……”



在周家采访周业洪（左二）

离开盐号时，周业洪再三与我们握手。走出大门，身后，吱呀一声，门又紧闭。暮色中，回头望去，“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本篇与段金枝合写）

（注，我们采访一年后，2006年6月，周家盐号获得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终于解除了刀斧之危。）

四、乌江“现代手工”，“沉舟侧畔千帆过”

一千多年前，一位流放诗人写下了两行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记得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狂热的人们响应“伟大领袖”的癫狂，高吟着这位诗人的绝句，“不破不立”，创建了一个自称是“红彤彤”的世界。

残月落下了，朝霞升起来，千里乌江，与时俱进，据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千帆过尽，江河寸断……

乌江巨大的落差是上帝馈赠的礼物，不要白不要。

建！电站！

满眼金光闪烁的人说，每一台电站都是一台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印钞机”！

乌江水哗哗的流淌，人民币哗哗的进来。

当然，要发展经济，理由一万个正确。

还有，十余个“高峡平湖”，十余颗现代“乌江明珠”。明珠闪烁，拉动旅游（当然，前提是乌江不要变成污江）。至于淹没了多少文物古迹，那实在不重要，与现代化的豪迈和白花花的银子相比，那实在是无足轻重。

至于畅游乌江亿万年的鱼儿们怎么想，姑且不去想。谁叫他们只不过是鱼儿呢。

于是，到我们采访的2005年，乌江上已经建成的电站有：普定水电站、东风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正在建设的有：彭水水电站、洪加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准备开工建设的有：索风营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思林水电站、沙沱水电站。此外还有支流上大大小小已建、在建、待建的电站。



“红彤彤”的世界——
仍留在龚滩古镇上的“毛泽东”



乌江渡水电站（网络图片）

千里乌江，共有五个县城位于她的身旁，都集中在下游，从上往下依次是：思南、沿河、彭水、武隆、涪陵。这几处都是历史、文化厚重之地；人文、建筑各有特色之城。1949年后，思想统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抹去特色，毁灭文化，增强共性。待“经济开发”的大潮汹涌而来，终于让五个城市从外貌上也基本统一了。



思南, 钢筋水泥高楼



彭水, 钢筋水泥高楼



沿河, 钢筋水泥高楼



武隆, 钢筋水泥高楼



涪陵, 钢筋水泥高楼

结束语

返回的路上，骤雨初歇，云雾缭绕在春色浸染的山头。脚下，一江春水东流。

峡谷里，江风扑面而来，呼啦啦的喧嚣声中，是失魂落魄的寂静。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是空空的行囊。”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江河不能承受之重，用什么来充填这份虚空，用什么来抚慰那般沉重？

也许，惟有信徒般地跪倒，在金色的阳光和银色的月华里，双手捧心，泣血祈祷：

乌江，你不会是一条没有文化魂灵浸润的河流；
乌江，你不会是一条没有思想朝晖闪耀的河流；
乌江，你不会是一条只流淌物质欲望而无精神气质的河流；
乌江，你不会是一条只生长钢筋水泥而无古韵溢香的河流；
乌江，你不会整体断裂，变成一个个缺失了生命与艺术的“印钞机”；
乌江，你不会满江浊浪，变成一条泛不出月光与渔火的“下水道”；
……



2005年4月在乌江采访途中

不，乌江！

从远古的洪荒涌来，祖先的血肉浸润在你奔流千里的河岸，高贵的生命悲歌在你雪涛万倾的胸膛。待那一声惊天的炸雷摧毁“幽灵”的宫殿，中华大地上，迎一轮精神的日出，照耀文化复兴的万紫千红！

此时，千般无奈，唯有捧一掬清波，浇心中九曲回肠。

猛回首，孤寒山月下，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十二篇

长江，无法言说的悲伤

2003年，三峡电站二期水位即将淹没更多的村镇田园和古迹文物。面对执政当局的威烈霸气和一意孤行，亿万小民无可奈何，渺小如我，更是只能发出一声细若游丝的悲叹。好在我正担任《中华手工》杂志主编，我只能运用这么一点职权，决定做一期纪念长江的专刊，以表达我对权贵们的愤慨，对故乡这条大江的无限热爱。

这是我在《中华手工》杂志时间最长，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采访，其劳累、艰辛、危险甚至超过了后来5.12汶川地震灾区采访。我三次前往三峡库区，其中一次孤身穿越整个三峡，从瞿塘峡、巫峡到西陵峡；从丰都、涪陵、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直到秭归。然后，又一步步返回。

三峡重岩叠嶂，山水纡曲，路况原本很差，陡峭崎岖不说，还因要被淹没而无人维修。最不巧的是，我前往时又正值长江梅雨季节，库区终日雨淫雾浓。我独自驾驶一辆二手长安汽车，经历了这辈子最严峻的“驾驶考验”，永远记得爬不上神龙溪山坡时的无奈、永远记得深陷巫山泥坑时的狼狈，永远记得穿越西陵峡时惊魂、永远记得滑向巫峡渡口时的绝望……最难忘的是，穿过西陵峡时，因太疲惫失去意识，汽车直冲峡谷！若非千钧一发之际“神”的呼唤，我就不会在此写下这些文字了。

这是我在《中华手工》杂志社耗时最长的一次采访，是收集到最多资料最多照片的一次采访，是在生养我的故乡的一次采访，也是感受最深刻的一次采访，我本应浓墨重彩写下这一篇章，可是，心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



惊心动魄从西陵峡谷中穿出后我回首拍下走过的山路

一，猿鸣三声泪沾裳

——巴东博物馆馆长李庆荣访谈录

2003年3月，三峡地区天低云厚，凄风惨雨。沿江地区即将被江水淹没，到处呈现出“灭亡前”的景象：能搬迁的，匆匆忙忙搬迁，不能搬迁的，拆的拆，炸的炸（说是为了不影响今后的航行）。

湖北巴东县，位于巫峡十二峰的出口处，也是长江和神龙溪的交汇处，还是楚、巴文化的交融地。巴东老县城即将被淹，新县城尚未建好，两者相距约十来里，我赶到时，新、老县城正在“交替”，一派忙乱。在这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打听文化局或文管所，都叫我不要找了，说现在正搬迁，无人上班。

正又累又饿蹲在街边啃饼干时，一位路过的干部模样的人问我是哪儿的……很庆幸，他认识巴东县博物馆馆长李庆荣我赶紧恳求他带我前往。

在起起伏伏，长长窄窄的“坡城”里上上下下穿行，终于在江边一个孤零零的租赁房里找到了李庆荣馆长。

你找我费力，当然！博物馆才动工，我和那一大堆文物还在“流浪”呐。文物当然多得很，一麻袋一麻袋的，你没法照相，我讲点给你就行了。

巴东历史悠久哇，可以追溯到西周，隋朝时才更名为巴东。地理位置不用说了，它是入川的咽喉，鄂西的门户，自古就有“锁钥荆楚·咽喉巴蜀”、“楚西厄塞，巴东为首”之称。楚、巴文化在这儿交汇，同一个台地（考古术语，即同一个平台）上既有楚墓又有巴墓。巴东境内还是早期巴人（土家族的祖先）的重要活动区域，有大量巴文化的遗存。

由于巴东历史、地理、文化独特，巴东文物具有高、大、全、多的特点。别的不说，光说巴东境内的文物点就有300多处。出土的地下文物，年代序列很完整，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文化发展清晰，有城门溪文化、大溪文化、龙山文化。巴东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一部中国通史，我们把博物馆建成后，就想用文物作这部“通史”的展示。



2003年3月我穿过雨雾笼罩的峡谷，
到达巫峡出口

这300多处文物点中，有195处在淹没线下。其中的80%又位于135米水位线下，也就是说，还有三个月，水就来了。

抢救？当然在抢救！但是，时间太紧了，文物抢救大大滞后于移民。比如，我们1996年上报业要抢救的一些文物项目，上面2000年才批下来。有个官员说，三峡文物在全

国有什么价值？言下之意是不值得抢救。我听后哭笑不得。三峡文物是当地人民在千百年里生产、活动、创造，留给子孙后代的独特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无法比价值、比重要性的。你能把故宫和巴黎圣母院相比，说谁有价值，谁值得抢救吗？

巴东仅古墓(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在水淹线下的就有2600多座，按国家规定，古墓发掘30%，我们抢着发掘了一些，出土了很多墓葬，其中一些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代表性。但绝大部分古墓就只能抱着它们的秘密永沉水底了。

哦，对了，前年，武汉大学考古队在江北旧县城与官渡口的五里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军人墓，只挖了一部分，发现有几百名国民党将士埋在那儿，他们是在下游三斗坪处狙击日军阵亡后送到巴东的，一部分是在五里堆第六战区野战医院不治捐躯的。我去看了，一具具遗骸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像列队一样排列着，一些颅骨上的弹孔清晰可见，看上去十分惨烈。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县里面很重视，想建个纪念馆，一层层地报上去，但没有结果，此事不了了之。现在，这个大墓连同还没挖掘的部分也只有守着它的秘密永沉水底了。



巴东五里堆国军抗日将士遗骨
(已经被淹没，赵世华摄)

遗憾最多的还有地面文物。巴东库区经国家文物局规划认定的共有65处搬迁保护点，其中包括石刻、传统民居、桥梁、古庙等等。最后，审批下来，国家只同意搬迁14处，仅占10%。



我示行周（郑定荣摄）

流经巴东38公里的长江沿岸有古石刻20多处，其中位于巫峡中，刻于清乾隆年间的“楚蜀鸿沟”、“楚峡云开”、“化险为夷”、“我示行周”(此处的“周”同“舟”)等石刻非常珍贵。例如“我示行周”就是一种安全提示，洪水一到石刻处，川江便要封航，该石刻就是研究长江水文的实物。可惜，这些石刻根本没有列为搬迁对象，看到重庆对夔门石刻整体切割保护，我们很羡慕。

古桥稍好一点，7座古桥，国家同意搬2个，另外5座马上被淹，听说要要把它们炸了，怕蓄水后影响航行。那些古桥历史悠久，可以反映三峡地区古代的交通。

古民居建筑可以说是被彻底毁了。有一个很大的、历史悠久的院落，专家们考察后兴奋得很，赶紧报上去，可惜没能立到项，拆毁了。还有四幢古民居很美，很有特色，在巫峡口的官渡，是典型的三峡木板房，移民时我们打报告请示保护，没有批，移民一搬家，人去楼毁。



堆放的拆迁文物（忠县老官庙）

床怎么放，顺（屋）梁还是不顺（屋）梁，都有讲究。所以，就是有幸被搬迁的文物，重建后其价值也要大打折扣。巴东自古就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也是研究古代巴人历史变迁的特殊场地，民居作为研究工作的实物，保护意义重大，一个千年古城总得保留几栋古民居建筑吧！

三峡的手工艺、民俗等都没能立到项，根本没人管，这是最大的遗憾！巴东有“九佬十八匠”，如扎龙灯的花匠，硝皮的皮匠，弹棉花的棉花匠，阉猪的阉猪佬，还有铁匠、瓦工，篾竹匠人等等，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搬迁到人口、房楼集中的城镇后，他们手上的绝活就派不上用场了，祖传的工艺就要消失。这次搬迁，巴东最后一个古老的手工油榨房就消失了，既没钱搬迁，新城镇又没有它的位置。那些传统工艺本来就生存困难，三峡大坝的修建促使它们加速灭亡。

很多民俗也是如此，例如跳葬舞，又叫“跳撒尔嗬”舞，是鄂西土家族在民间保存最完整、最古朴、最有特色的一种民间舞蹈，与古代巴人有神秘的联系。外迁移民很难在新地方新环境新的文化氛围中保留这种民俗；而本地的人在迁入城镇楼房之后，也难以保留这些民俗，因为人家要笑的。

国家兴建三峡工程，当然是想造福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不能把祖先留传给我们的种种文物尽量尽快地发掘、搬迁并加以保护，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成为千古罪人。

采访李庆荣时，天低云暗，从峡口刮来的江风寒气阵阵。李庆荣在阴沉沉的租赁房



北宋初年，进士寇准出任巴东县令时，常与当地文人墨客唱和。然而，一些文人自命清高，不愿进出衙门。寇准（后为宋代名相）于是在城外一处风景绝佳的小坪上，修建了著名的秋风亭，专与文人在此聚会，赏景吟诗。站在秋风亭，但见峡江逶迤，山峦叠嶂，令人顿生“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之感叹。这一著名文物，也是三峡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在淹没线以下，属于巴东14处地面搬迁文物之一。

里面色阴沉，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笑容。采访完走出门，望着云雾缭绕的巍巍巫峡，想起古人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二，被遗弃的不幸与被“宠幸”无奈

采访完李庆荣，想起在涪陵时的采访。

涪陵，是乌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往往，在两江交汇的地方，都是文明发达文物丰盛之处。例如，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群，分布面积达八万平方米，仅在2002年9月至12月，就发现并发掘战国墓葬10座，汉代墓葬1座，共出土文物近400余件。



小田溪巴王墓群所在地（黄海供图）

黄海先生是涪陵博物馆馆长，这位外表看上去很朴实的人，却是一个文物专家。采访时，他侃侃而谈，在他平静的讲述里可以感到他内心深深的无奈。他说，国家对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的政策是：遗址百分之十，墓群百分之三十。这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同样珍贵的文物要被放弃，我们将永远无法再去解读和破译它们埋藏着的奥秘。另

外，黄馆长说，其实，这些有幸被选择中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三十，在发掘时也是一种损毁。因为，发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如果从文物保护出发，是不主张主动去发掘的，这样保存更完整更好。我国帝王的陵墓都知道在哪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实在要发掘，也要由省级以上的文物单位来做，主要是为了学术课题的研究。发掘过程中可能要用到大型机器，操作者可能不懂考古，破坏很大。还有，由于技术原因，空气、湿度、环境改变等，文物出土后也无法很好保存原貌，比如兵马俑原本色彩鲜艳，出土后退色风化。更有一些文物，在重见天日那一刻，就是灰飞烟灭之时。

此外，出土文物只是了解古人生活习俗的一部分，仅靠实物是不够的。国外的考古报告要求分析土壤成分、种子、花粉等以及对当时环境的分析，因为泥土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可是我国只注重实物。现在匆匆忙忙发掘，这些研究更无从进行。考古是一门综合学科，不应有时间限制，有考古专家说，你们本事大，一次挖几千平方米（指小田溪巴王墓群在短短三个多月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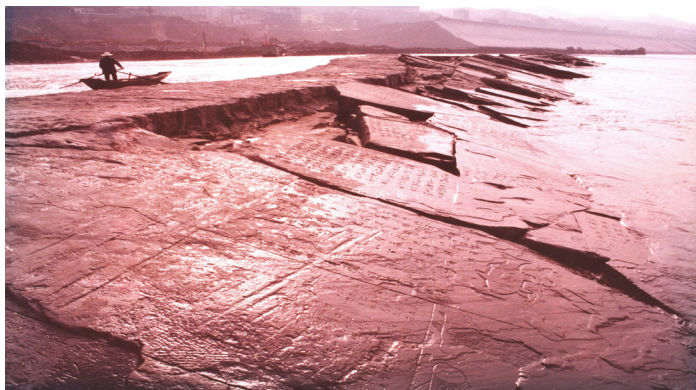
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盐镇忠县甘井镇
在被淹没前的留影（陈储德摄）

发掘了五千平方米),我做了一辈子才挖一千平方米。讽刺研究不够,破坏大。但是,江水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只能抢在被淹之前多挖点东西出来,其他就顾不上了……

采访完黄馆长,我们来到江边,涪陵那著名的白鹤梁上正在施工。白鹤梁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石梁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石刻题记164段,石鱼图14尾,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生产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不少题记刻工精湛、书艺佳妙,其中有黄庭坚、朱熹等名家手笔。这个被誉为“长江古代水文站”和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艺术为一体的国宝,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一国宝将永沉江底。由于它的价值实在太高,因此,当局将投入2亿建一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是幸运的吧,没有像云阳著名的水下石林,灰飞烟灭。可是,今后人们下潜到水底去观赏,还有那份意景吗?江风、涛声、落霞孤鹭、渔歌明月的外景变成了电梯、屏幕、钢制舱门、玻璃舷窗,由一个自然景观变成了一个人造景观,肉身虽在,风韵

何存?



白鹤梁夕照(黄海供图)

白鹤梁,千百年来与江风浪花、日光月影共存。伫立其间,在风吹浪拍、白鹤翻飞中品读历代文人墨客的咏叹,与买张门票,经过安检,在保安的注视和现代灯光照射下隔着玻璃查看,是天上人间两个境界。

那些被遗弃的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七十,自然是不幸,而这些有幸被“宠幸”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三十,又有多少无奈?

三,抢救瞿塘文化

1998年,我参加重庆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到三峡库区采访,按照组织要求,自然是要写出赞扬加歌颂。想来也是,三峡工程是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出来巡游,又吃了人家的嘴软。我们这群重庆写手,当然要“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报道三峡工程如何伟大、地方官员如何辛劳。可是,完全认同黄万里观点的我,对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充满敌意,以至,巡游归来,迟迟交不出答卷。最后,终于憋出一篇我觉得比较“中性”的文字,可是,被媒体一一拒绝。因此,我成了采访团里唯一吃了人家好处而未有回报的“负心汉”。此时,二十一年过去了,我只好把此文“发表”在这本不知何时能发表的书里。

雄伟险峭的万丈夔门,终未能扼锁千里长江,亿万年来,江水在这儿滚滚而过,生

命在这儿代代繁衍。大江两岸，积淀了多少远古信息，灿烂文化！

记得1981年我第一次过夔门，滔滔江水奔涌而来，在夔门外回旋翻滚，然后直扑峡口。两山巍然屹立，江水奔腾咆哮，那种气势，惊心动魄！

如今，山那边大坝已经合拢，夔门雄姿当被腰斩，从此，瞿塘的男性阳刚尽失，雄伟的三峡风光不再。

还有，多少瑰宝与丰灿将永沉水底！

我站在夔门入口处新落成的夔州古象馆前，向烟雨朦胧的瞿塘峡投去湿淋淋的凝视。

足下，是一尊遥指夔门的古老锈炮；身后，是两根南宋的锁江铁柱；左边，是新发现的老关庙文化遗址；右面，是150万年前的夔州古象遗骨。这儿，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历史，埋藏着神秘的远古信息，一抬手，也许就碰出一串巴坟楚墓；一迈足，也许便踩碎几块秦砖汉瓦。

白帝城博物馆副研究员魏清宇先生说，瞿塘峡文化非常丰富，白盐山有距今200万年的巫山猿人遗址；峡出口处有距今5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入口处有鱼腹浦旧石器遗址；峡内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古悬棺葬及历代摩崖石刻；赤甲、白盐两山有汉代至抗战时期的古战场、古炮台遗址……而这些，仅仅是瞿塘峡文化历史积存中极少的一部分，还有多少未被发现，仍悄悄地埋藏在175米水淹区的地下？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无价之宝，蕴含着多少文化历史地理的信息，可以破释出多少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远古之谜……

一具古象遗骨，推断出远古夔州大地曾是一个大沼泽；几颗猿人牙齿，让距今只有50万年的周口店猿人黯然失色；几座巴坟楚墓，破释出当年巴楚交织的神秘密码；一道古墙残炮，饱蕴着时代兴衰的历史沧桑……



云雾笼罩的长江（摄于采访途中）

我们将如何来计算这丰厚地下瑰宝的价值？我们将如何来计算这瑰宝被毁的巨大损失？这可是整个民族，也是整个人类的财富！

当我们为山那边大江合拢而鞭炮齐鸣、欢呼“人定胜天”之时，我们是否听到子孙



1998年4月我在三峡采访

短短8公里的瞿塘峡，浓缩了200万年人类发展历史，那么，整个三峡地区，又有多少埋藏在地底的、等待着开启的“黄金般的财富”？

这是那没有语言的大自然千万年来悄悄为我们蕴藏的远古信息，这是我们那没有文字的祖先默默留给我们子孙万代的文化瑰宝！

后代的深深长叹？

倘若让这200万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就这么默默地永远埋葬水底，子孙后代泛舟高峡平湖时会有何等感想、何等评说？

二期水位的“大限”之日正在汹汹逼近，抢救瞿塘百万年文化历史刻不容缓！

四，长江边，几朵细碎的浪花

这些年的采访中，遇到的“花絮”不少，三峡采访也是如此，不过，我在写作时，很少写入这种“花絮”。此时，本书写到最后了，忍不住写上一点。

我顶着六月火辣辣的太阳，第三次走进丰都县文物管理所。

前两次都被所长拒之门外，他面若冰霜地说：“你有重庆市文化局的介绍信吗？”

想来也不怪他，这几年，炒作“告别三峡”，全国各路人马，大小媒体、众多官吏，或前赴后继，或蜂拥而入，把三峡库区的各个部门折腾得七窍生烟。

我第三次爬上文管所的楼时，看到所长正在外面办公室同工作人员谈话。我刚叫了一声“李所长”，他就很不耐烦地说：“你又来了，我没空！”

这一下终于激起我内心情绪，我冲着他大叫一声：“李所长，我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三次亲自前来，是为了什么？！”我高亢的嗓门让众人一下子呆了，办公室里瞬间一片沉静。我顿了顿加重语气地说：“是因为对长江的爱！”



2003年5月我在丰都采访照



丰都老城的六座历史悠久的大院四座已经被毁，剩下的王家大院和卢聚合大院即将被水淹没。我在王家大院残存的屋檐柱木雕下。



82岁的谭淑芬大娘已经在王家大院住了六十年，说起不得不离开这座古老的大院，谭婆婆黯然神伤

李所长毕竟是有修养的文化人（如果是其他政府官员，可能会把我“乱棒打出”），他见我冲动，便说：“你到我办公室里来谈。”

只要给我谈的机会就好办了。我坐下，很真诚也很动情地说：“李所长，你和我都生长在长江边，是这条大江哺育了我们……在文革时停课两年，没有任何书籍和娱

乐，我只有天天到江边，是长江、是长江的河滩陪伴了我。1968年武斗时没有了自来水供应，是江水帮我们渡过了那段艰难时期。还有，我每当遇到烦恼、挫折、痛苦时，我都到长江边或跳入江中，是长江，是滔滔的江水抚慰了我……现在，这条哺育了我、抚慰了我的母亲河要消失它的奔流，失去它的古迹了，我实在是不忍，想为它做点什么，至少留下一些它曾经的美丽和丰灿，这既是怀念和纪念，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和对它的一点回报。我已经走访了大坝上游淹没区的所有县，收集了有关的照片，现在只缺丰都了。在丰都我采访了老艺人雷雨风，得知丰都是一个文化和文物积淀非常丰厚的地方，可是，现在好多珍贵的文物都已经被淹没了，只有你这儿有相关资料和照片，我做三峡专刊，不想缺失丰都……

一番“演讲”，李所长大受感动，他不仅提供了我要的资料，而且还给了我他私人的一些照片。

我很幸运，李所长不仅是个文化人，而且，他同我一样，对长江深怀感情。

可是，在另一县，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九死一生穿越了整个峡谷才来到这儿，那辆二手长安车除了前面雨刮玻璃处，全身都被峡谷的烂泥覆盖。



我穿过神龙溪一个即将被淹没的村镇时

在县文化局，布置整洁高雅的局长办公室里端庄坐着一个女人，她大约三十来岁，衣着装饰与她办公室一样，整洁高雅。我恭恭敬敬递上介绍信。她很矜持地扫了几眼，居高临下地说：“中华手工，没听说过。到我们这儿来的大媒体多着呢，有中央的，各省的……”

我不想多说，便直奔主题。不料，问起该县的一些民间工艺和文物古迹，她竟一无所知！甚至我提到该县那著名的刺绣，她表示没听说过。我环顾四周，发现

有几个展示柜，里面有一些照片很不错。于是我说：“我们杂志要办一个三峡专刊，需要大量照片，我想采用几张，采用后每张付一百元稿费。”

永远记得她的回答：“你现在就付，每张一百。”

我只好选了我认为很精彩的两张。

走出局长办公室，除了花钱买来的两张照片，一无所获。哟，不，还有一鼻子浓浓的香水味。

这些年我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人士，至少，负责文化的官员都还算有文化，极少遇到这种情况。我禁不住想：如此没有文化，而且对文化毫无兴趣的香艳女人，是怎么坐到这个位置上的呢？她靠的是什么呢？

五，拉纤，升华生命的伟岸与悲壮

长江，有很多一道道被纤绳磨出深深槽痕的礁石，注视它们，仿佛看到祖先千百年来在这条大江上的艰辛与拼搏，看到生命的悲壮与坚韧。

我生长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山丘上，从小看惯了往来的木船，听熟了纤夫的号子。

在我家正对的江面上，有一大片叫沙河坝的鹅卵石河滩，滩的外面，是一长排怪模怪样的礁石，我们叫它“号梁”。这儿，江水汹涌，直扑礁石，激起千堆雪浪。

每天都有木船顺流而下，千钧一发地与礁石擦肩而过。在河滩或“号梁”上玩耍的我，常常看见木船劈波斩浪，船工大汗淋漓。长江发洪水时，尤其惊险，木船一旦失控，便直冲“号梁”，“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片惊恐的吼叫……

我常常情不自禁死死盯着木船，盯着那排礁石。看得见舵手全身僵硬，用双手和身子死死抵住舵柄，两排梢工哟嗬哟嗬声嘶力竭，一起一伏拼命搬桡，以血肉之躯的全部坚硬，对抗自然界的死亡凶险。



巫峡纤痕石(张安立摄)

最让我感动，也最让我难忘的是逆水拉纤。

一群纤夫匍匐在礁石上，全身肌肉绷得像石雕，汗水一滴滴摔在石头上，喉咙深处，发出“吆嘿”“哟嗬”的低沉呼声。纤绳在礁石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石头上磨出一道一道的槽印。吃紧时，纤夫们面部曲扭，身如弯弓，寸步难移。

时间凝固了，生命凝固了，号子声也凝固了，几个渺小的“弯弓”与整个大江作拔力赛——一场不是输赢而是生死的拔力赛。

每当看到纤夫们死活不肯放弃时，我总感到一种悲伤、沉重和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那纤绳联结的，是他们自身和妻儿老小的生活与希望。记得有一次，船毁之后，纤夫们拼命游上岸，赤身裸体，一动不动坐在石头上，眼眸中，是令人不忍卒读的绝望。



纤夫(周科佩摄)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这柔媚温软的情歌对唱，是歌星版的“抗日神剧”，绝非我在江边十几年的耳闻目睹。（我十一岁时还同纤夫们一块在木船上生活、航行三天。）

我喜欢听三峡船工的“纤夫号子”，也喜欢听“伏尔加船夫曲”，那深沉忧郁而又饱含生命激昂的旋律，让我感到岁月、大地、生命、死亡，沉重而丰厚的巨大内涵。

千百年来，那激流险滩中的劈波斩浪展示了一种怎样的民族精神？那在绝壁峡谷中

的顽强迈进体现了一种怎样的生命力量？

如今，木船、纤夫已永远逝去，随着纤夫消失的，会不会是那般刚毅、那般坚韧与顽强？

此时，我们前辈祖先在峡谷危礁急流险滩上留下的血汗刻痕也将永沉水底，高峡平湖水波荡漾的柔美里，再看不见一道道深深的纤痕，感受不到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升华的生命伟岸与悲壮。

纤夫，是什么呢？看不见纤痕的子孙后代以为，那是一段浪漫的恋情：“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



纤夫（赵贵林摄）

一条凝结着一个民族命运与精神的江河，一定是庄严、神圣和奥秘的。长江给予中国人的，绝不仅仅是饮用的水和一条贯穿诸省大动脉一般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它的百折不回的精神、辽阔的胸襟，以及对人们的磨砺。数千年来，人们与它在相搏中融合，在融合中相搏。它最终造就的不就是中华民族豪迈与坚韧的性格么？——冯骥才

结束语

几年前（2000年），我运用我作为《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的权力，不顾一切做了一期纪念国民党陪都的专刊。同做这期三峡专刊一样，我投入了全部身心：精心设计、反复修改、通宵排版、秘密印刷……

专刊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位87岁的黄埔军人，重庆市政府参事室的卢继东先生，专程找到编辑部，紧紧拥抱我三分钟。“1949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正面肯定我们抗战的文章了！”卢老先生激动地说。

但是，由于全面肯定了国民党抗战，肯定了重庆（而不是延安）是抗战中心，惹恼了中共当局，我被迫辞职。其实，对那种结局我并不意外，更不遗憾，人生在世，一定要去做自己认定值得做、应当做的事，哪怕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三峡专刊，是我做的第二个专刊，为它的付出，远超前者。但是，我的结局我完全没料到：刚排版完这本我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专刊（尚未印刷），我就突然被撤职并被解雇回家！这大出我意外。事后才得知，就在我一心一意在前方拼杀时，我引见给老板（投资方）的几位朋友加“战友”，在后方频频游说，终于让老板认定，他遇到了中国第一流的人才，他们能办出中国第一流的杂志。

于是，我被我的朋友加“战友”取而代之。

这对我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一生多次失业，还因为采写长寿湖右派被抓入大牢，自认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但是，这一次，让我失去饭碗，失去我最喜爱的刊物的人，是与我一条战壕的“战友”——反共的战友。

我在绝望中出走长寿湖，在湖边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独自居住了近一年，直到那

本杂志被“第一流的人才”办得难以为继。

我虽然被重新召回收拾残破河山，但是，这一次的伤害太深，它不仅让我思考了很多，而且还让我在一提到三峡时就感到一种双重的痛——为失去那条奔流的大江和为那次深深的伤害。

此时，在写本书最后一章、也是我付出最多的一章、更是最厚重的一章时，我突然有种很疲惫，也有些绝望的感觉。我想战胜这种感觉，把这一章写得血肉饱满（我仅收集的照片就有数百张）。写了那么多地方，才写到我采访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故乡的大江。它的厚重、它的丰美、它的悲壮让人魂牵梦萦；它消失的奔流、它永沉的文明、它无奈的移民更是让人肝肠寸断。还有那些我采访过的众多人物，如巫峡口最后一个老木匠、如见证了神龙溪独特拉纤的摄影家、如经历了三峡变迁的文化人……可是，我感到，我写得再多，与三峡的厚重、丰美、悲壮相比，都是轻如鸿毛。

我放弃了，只选了以上区区数篇。

最后，我引用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这段话也是三峡专刊我编排在最后一页的文字：

“我们永远失去了这条波涛万里的大江，牺牲了养育了我们至少七千年的母亲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它绝无仅有的、风情万种的景观，承载着无数的瑰奇而迷人的传说的山山水水，永不复生的古迹，以及它对我们母亲般亲切无间的关爱……”



这是三峡专刊中何志宏先生的巫峡摄影，我目光久久注视着它，涌出了下面的句子：

您寂静而浩瀚的山川蕴含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厚重与沧桑；

您悠远而激荡的奔流书写出无数父兄前辈的爱恨和悲欢。

在您血红的燃烧里，我看到苦难与坚韧、大地与生灵深沉而悲壮的千古音韵；

在您苍凉的美丽中，我感到生命与历史、时光与天宇沉甸而丰厚的巨大内涵。

后记

2002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与沉重，一年多的抗战历史和右派冤屈调查，让我心灵上堆积了层层叠叠的民族苦难和同胞血泪。正在身心不堪重负时，有人要创办一本叫《中华手工》的杂志，邀请我去当主编。

中华手工？我对它一无所知，它似乎远离我的知识范围，也远离我的关注兴趣。可是，当时我心灵上堆积了太多的沉重，隐隐渴望有一个轻松的“出口”，加上又是一年多没有收入，为长寿湖右派调查弄得囊中更加羞涩，因此，明知没有爱 and 兴趣，但就像无可奈何的大龄剩女一样，在年龄和父母的威压下，不得不匆匆走进“婚姻”。

没料到，进入之后竟发现，原来这是一片丰灿的沃土！原来这就是我喜爱的家园！它的美丽、它的厚重、它的苍凉、它的西天落日般的壮丽燃烧，牵引着我的身心，时而轻盈盈，时而沉甸甸，在这片艳阳与悲风交织的园地里起伏翱翔……依稀有回归农耕的温润，显然有悠然心会的喜悦，还有一种无奈的叹惜与蚀骨的忧愤。

我用整个身心，用我年逾不惑的情爱，紧紧拥抱这迟来而意外的“美人”，渴望在她的怀抱里天长地老。可惜，一年后被“战友”取代；四年后，棒打鸳鸯，我被迫“挥泪作别，离家出走”……

多年来，直到现在，我都感到那种分离的痛惜和酸楚。

2006年底，五洲出版社为即将到来的08北京奥运会，要出版一套宣传中国文化的书籍，向我约稿。我因刚失去那段维系了三年多的美妙“婚姻”，情绪低落，便一口回拒。对方一再来电，说看了我主编的《中华手工》杂志，认为我是写手工艺术的最佳人选，还说应当借奥运的东风，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等等。

我最终答应了，几个月后，2007年5月，《工艺之旅》一书完成。书很快出版，居然卖得很好，并被译成了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再来写这本《残破的美丽——我的工艺之旅》呢？原因是，《工艺之旅》是一个命题作文，它要按照“党国”的宣传标准来写作，虽然里面也有缤纷的民间工艺，更有丰艳的作品图片，但是，它是一个有几分广告意味的“骨架产品”，它缺少了血肉，更看不到灵魂，没有生长这艺术之花的山川风韵和泥土芬芳，也没有匠人艺术手的温暖和心的悲欢，当然，更没有我奔走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情感起伏和心路历程。因此，在书稿完成的那一刻，我就决心，今后要写一本立体而非平面的“手工之旅”。它有大西北扑面而来的苍凉，它有黄土地回肠荡气的古韵，它有窑洞里剪纸大娘质朴的笑容，它有田野里皮影艺人无奈的泪光，它有滋润心灵的宁静和温暖，它有人亡艺绝的长叹和沉思……当然，也有我交织奔涌的热血与冷泪。

可是，2008年我重返大学讲台，一门又一门新课，一届又一届学生；同时又开始刘文彩庄园《收租院》真相调查与继续进行土改采访；另外又写作《一个大学教师的手记》与《血火与堡垒》；尤其是，几部纪录片的写作和制作，费尽移山心力……因此，

此书就一直搁置下来。

2017年，我被从讲台上赶下来，被迫又一次“挥泪作别，离家出走”。这一次，同十年前的出走不一样，冷冷的铁窗阴影和惶惶的性命之忧让我彻底“离家”——远渡重洋流亡到美国。

在异域它乡的孤寂中，刻骨铭心地思念那生我养我的土地，更加怀想那些音容尤在的艺人匠人，因此，在终于从动荡中暂时安顿下来后，我最渴望的，就是写下那些年我在大江南北奔走的经历和感受，这既是完成十一年前的心愿，更是寄托孤寒身心对故土的归依期盼和殷切怀念。

在写作那块土地和人民时，我真真切切梦回万里，塞北朔风、黄河落日，江南水乡，巴山农院……那田野的气息、山川的壮丽、人文的滋润、艺术的美妙，像一股股甘冽的清泉，细细密密，温温润润，淌过我孤寒而焦灼的心田。

近三个月后，走完了这一趟“工艺之旅”，这二十万的文字，既有当年我采写的内容，也有我此时写下的篇章。

写完此书后的最大愿望，是能早日回到我多年奔走采访的那片土地，让我以日渐衰老的身躯，未见消退的勇气，与日俱增的渴望，再在那儿奔走采访——大饥荒血史、红卫兵墓园、知青群悲欢，三峡大移民……那是一片多么“肥沃”的土地！

我愿放弃这自由的天空，拥抱那“肥沃”的大地——

——2019，你会带领我吗？

谭松，2019年3月20日于美国拉斯维加斯